



李錦珠

42.7.11.生

台灣屏東人

輔仁大學畢業

現職／

高市三信家商教師

作品／

「喇叭精靈」(文建會贊助出版)

「麻雀搬家」(榮獲高市文藝獎)

「珍重再見、樹爺爺和奶奶」(教育

廳兒童文學創作獎)

「綠頭鴨不回家」(高市兒童文學柔

蘭獎)

# 頭頂一片天

短篇小說組佳作 李錦珠

六月六日斷腸時。

天空下著絲小雨，灰白一片，沒有風，破舊的屋子，充塞著霉味。

小龍緊挨著媽媽坐著，媽媽一如往常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。小龍哭腫的眼睛感到乾乾澀澀的，他雙手環抱著媽媽，低喃：「媽媽，爸爸走了，他永遠離開我們了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媽媽，你如果會說話，你告訴我該怎麼做。」

小龍抵抵嘴、咬著牙，強忍著淚水，他是男孩子，現在他不能再哭了，哭是沒用的，日子總得過下去呀！

「媽媽，我會照顧你，我會好好的照顧你。」小龍把頭靠在媽媽的肩膀，手抱得更緊了。

過了許久，小龍站起身，心想：該煮飯給媽媽吃了。掀開米桶蓋子，把剩下的兩杯米放進鍋子，洗乾淨之後，生起了灶火，開始煮飯。

※ ※ ※

「小龍，放學後我們去打棒球。」俊雄開心的邀著。

「不行，我有事。」小龍很喜歡打棒球，但放學後，他絕不能玩。

「班長就是班長，功課那麼好了還要拼嗎？」在一旁的嘉成不以為然的說。

「欸，不行就是不行。」小龍委婉的說。

坐前頭的志光大喊：「今晚小虎隊上歡樂八點的節目吧！」

「什麼是小虎隊？他們是那裡的棒球隊？」小龍問嘉成。

「你好土啊！小虎隊你沒聽過呀！他們是唱歌的歌星，還有紅孩兒、粉紅派隊，你聽過沒有？真是書呆子！」嘉成大笑。

小龍羨慕得很，同學家都有彩色電視機，他家沒有，連黑白的電視機都沒有。別說電視機了，凡是跟電有關的，電鍋、冰箱、電扇等家電用品都沒有，只有掛在天花板上的二十燭光日光燈。

大夥同學擁向志光，談那些什麼虎的。小龍默默坐在椅子上，他其實很想跟大夥一起打球，他多麼希望能看電視，可是……，他看著坐在隔壁的智障同學黃桐。黃桐對著他傻笑，小龍低低的說：「你還會笑、會跑、會說話，我媽什麼都不會。」

黃桐指著他：「嘻，嘻，呆子。」

小龍輕拍他的手：「你罵我？好，罰你寫字。」說著，抓著他的手，寫老師今天剛教的字。「這樣，會了嗎？你自己寫寫看。」小龍很有耐心的看他依樣畫葫蘆，「嗯！你很棒呢！要不要休息一下？」有空，小龍就指導黃桐功課，還帶他上廁所，不為什麼，只因為黃桐跟媽媽很像。

放學後，小龍迫不及待的跑回家。遠遠的，他看到媽媽坐在門前，爸爸在門前的空地上蹲著，細心整理蔬菜。

「爸，我回來了。」他總是人未到，聲先到。

爸爸笑嘻嘻的跟他打招呼：「小龍，在學校有沒有好好聽老師的話？要認真，將來才能出人頭地。」

「爸，我知道，我不是每次都考第一名嗎？」小龍放下書包，問爸爸：「生火了沒有？要不要我去撿柴？」

「小龍，爸爸今天沒去作工，柴我撿好了，你先做功課，等會兒爸爸煮飯。」爸爸慈祥的摸摸小龍的頭，滿意的點點頭：「你一定要認真讀書，將來就是我們丁家的龍。」

「嗯！」爸爸這些話，從小龍懂事起，聽了不知幾千遍了。小龍搬出小桌子和椅子，專心的寫回家功課，偶而抬頭看看媽媽，媽媽也正盯著他看，雖然臉上看不出有什麼表情，他知道媽媽是深愛他的。

「吃飯了。」爸的手藝真好，粗菜淡飯都煮得香噴噴的。一家三口圍在桌前，爸一口一口的餵媽媽吃飯，還不時夾肉絲給小龍：「男孩子要多吃肉，以後才長得壯。」

「爸，你自己也要多吃啊！」小龍看爸爸只夾菜吃，把肉全夾給自己，心裡很過意不去。

「傻孩子，爸爸老了，不能多吃肉，吃肉反而不好，年紀大的人要多吃蔬菜。」說著，又夾了肉絲給小龍。吃飽了，爸爸和他拉著媽媽的手，慢慢散步。微風輕輕吹，路旁的花草樹木也輕輕搖曳，地上，有三條人影，靜靜

的移動。天上的月光，柔和的灑在三人的頭頂，小龍感到幸福極了。

回到家，在二十燭的日光燈下，小龍專注的念書，爸爸幫媽媽梳洗好，才坐在旁邊陪他。

「爸，你先去睡覺，我自己會念書。」小龍看滿臉睡意的爸爸，歲月刻著痕跡，一道一道佈滿了爸爸慈祥的臉龐。

「小龍，爸爸沒念過書，一輩子當大頭兵，賺不了多少錢，害你連帶的受苦了。」爸爸憐愛的看著他，小龍是他的老來子，是他的心肝寶貝，沒能讓他住好、吃好，是他心底的痛。

「爸，你又來了！我從來也不感覺得苦嘛！你別說了，先去睡吧！」小龍才十一歲，卻難得的懂事。

夜深人靜，爸爸均勻的鼾聲伴著小龍，小龍把老師教過的，仔細的復習、演算幾遍後，才收拾妥當，上床睡覺。

天剛亮，小龍就聞到稀飯香了。他跳下床，看到爸爸在後園裡摘著蕃薯葉。他穿上制服，梳洗好，一家三口坐著吃早餐。飯桌上是爸爸炒好的新鮮蕃薯葉、煎蛋和花生米，他匆匆吃完，跟爸媽說再見，就往學校衝。

他是糾察隊員，負責指揮交通，一定要比別人早到校。他走著走著，看到前方有一位小學妹要過馬路，她左看右看，腳遲疑著該不該跨出。早不跨、晚不跨，剛跨出兩步，後面一輛摩托車卻正對她急駛而來，小龍毫不猶豫的奔跑過去，把小學妹用力推到路邊，跌坐在地上，幸好沒有受傷。《——》，摩托車緊急煞車，但，來不及了，小龍的左手左腳被車子擦傷，皮破血流。

「糟了，糟了！你痛不痛？能不能走路？」騎士慌慌張張的拉住小龍，緊張的問。

「沒關係，我還可以走，學校就快到了，我去保健室擦藥就好了。」小龍忍住痛，禁住低罵一聲：「倒霉。」然後

一拐一拐的拉著小學妹走到學校。

「丁小龍，你怎麼了？」總導護老師看了一下，大驚：「唉呀！流血了！你怎麼受傷了？」

「被摩托車撞的。」小龍輕輕說：「還好，沒有很嚴重。」

「你是糾察員，走路還這麼不小心。」總導護老師一面幫小龍擦藥，一面責怪他。

小龍坐著，一語不發，只低著頭看老師上藥。

「老師，不是啦！是這樣啦……」小學妹有點結結巴巴的，「車子過來，很快，他推我，我跌倒，車子就撞到他了啦！」小學妹比手畫腳的說。

好不容易老師才搞懂了：「你有沒有記那人的車牌號碼？」

「沒有，沒關係啦，又沒有很嚴重。」小龍站起來，「謝謝老師。」說完，又一拐一拐的拿起糾察棍子，到校門口站崗。

那天放學回家後，小龍心情不太好，一路踢著石頭走回家，他遠遠的看到爸爸和劉伯伯在門口坐著聊天。

「小龍，你的腳怎麼了？啊！手上也是。」爸爸心疼的把小龍從頭看到腳，「到底怎麼搞的呀？」

「不小心被車撞到的。」說完，小龍放下書包，「爸，要不要生火？」

「不要，爸會做，你去念書吧！」爸爸說完，又跟劉伯伯繼續談天，小龍搬出小桌椅，寫回家功課。

「唉，老劉啊！我從來沒讀書，認不得幾個大字，六十歲退役了，也沒有一技之長，口袋空空的只有四角，誰嫁給我這個老芋仔就倒霉，我只有娶小龍他媽，唉，雖然她是智障，幸好我丁家祖上有德，我們家小龍聰明、健康，只是要他跟我吃苦。唉！」說完，輕輕的搖了搖頭。

「老丁啊！誰不知道小龍考試都是全班第一名，知足了！小孩總會熬出頭的。」劉伯伯深深的吸了一口菸，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，你忘了這句話啊？」

小龍抬頭看一下媽媽，正好跟媽媽的眼光相遇，那眼神蘊藏了無盡的愛。

「媽，我快把功課寫完了，等一下我們去後山採野菜。」小龍也不管媽媽究竟懂不懂，自顧說完，又低下頭寫功課。

「小龍，你的手、腳還痛不痛？」爸爸不放心的問。

「小事情，你別一直提，根本就不痛了嘛！」小龍皺了一下眉頭，他想：爸爸可真囉嗦呀！手可沒停的一直寫功課。寫完，收拾好，他扶著媽媽往後山走去：「爸，我們一會就回來。」

爸朝著他們大聲說：「別逗留太久，我馬上煮飯菜了。」

沿著山路，他跟媽媽慢慢走，一面採黑甜仔。黑甜仔雖然有點苦，但吃起來，也帶有甘味。從小，爸爸就教他採黑甜仔，還告訴他，這野菜可去內傷、降火氣。他採了一大把，然後對著山大叫：「喔！喔！喔！」把肚裡的悶氣發洩掉，才跟媽媽走回家。

劉伯伯已回家了。爸正忙著煮晚餐，小龍安頓媽媽坐好，又去幫爸爸的忙。忙了一陣，填飽肚子，全家又在月下散步，只有這一刻，是真正的天倫之樂。

一天，放學後，小龍照例快走回家，但是，門口沒有人，這有點怪，如果爸爸去做工的話，媽媽也會坐在門口等他才對呀！

他跑到屋內，看到爸爸躺在床上，媽媽靜靜的坐在床邊，首次，他發現媽媽臉上飄現一股憂愁之氣。

「爸，爸，你怎麼了？你那裏不舒服？」小龍焦急的問。

爸爸有氣無力的說：「大概是感冒吧！全身沒力氣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」

小龍放下書包，今天不能先做功課。他生好火，洗米煮飯，把蔬菜洗淨切好，草草煮了一頓晚餐。

「爸，你不要起來吃飯？」小龍輕聲問爸爸，順手摸一下爸爸的額頭，「唉唷，好燙吧！爸，你發燒了，不給醫生看不行了。」

小龍跑了一大段的山路，氣喘噓噓的叫：「劉伯伯，劉伯伯，快來，我爸發高燒，要送醫院。」

劉伯伯吩咐他：「別急，你先回去，我隨後趕到。」

小龍又急急跑回家，在爸爸床邊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只想著：如果媽媽是正常人就好了。他連連往外探頭，看

劉伯伯來了沒有。

「小龍，你爸怎麼了？」劉伯伯騎摩托車來，車未停妥就在門口大喊了。

「我爸發高燒，他全身無力，你來看看。」小龍看到劉伯伯，焦慮之情頓時去了一大半。

劉伯伯只看爸爸一眼，馬上說：「你幫我扶著你爸爸坐在車後面，我們一起去醫院。」

小龍跟媽媽說：「媽，你別怕，我跟爸爸去醫院，馬上回來，你不要亂走。」交代完，他們吃力的扶著幾近昏睡的爸爸，慢慢的坐上摩托車，爸爸夾在中間，小龍抱緊爸爸，三人急馳而去，過了好久才到埔里榮民醫院。

掛完急診，護士立刻來照顧小龍的爸爸。又是抽血、又是量體溫，小龍看爸爸蒼白的臉，心頭一熱，兩顆淚珠湧出眼眶，他迅速擦乾了，咬咬牙，鼓勵自己要堅強。

醫生來檢查了，好不會才跟劉伯伯說：「他年紀大了，長期營養不良，抵抗力較弱，一感冒就容易感染成肺炎，要住院治療。」

劉伯伯先辦了一些手續，然後才載小龍回家。到家時已晚上九點多了。媽媽坐在門口等他，桌上的飯菜早已涼了。

「小龍，醫院的事我會幫你辦，你好好照顧你媽，有什麼事我一定會通知你。」劉伯伯平常就跟爸爸很要好，他們常笑著說：「我們是穿同一條褲子的。」今天要不是劉伯伯，小龍一個人根本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劉伯伯，謝謝你。」除了謝之外，小龍還能說什麼呢？

噢，噢，隨著聲音的遠去，劉伯伯的背影消逝在黑暗中。

「媽，我先餵你吃飯。」小龍學爸爸平常的模樣，一匙一匙的餵媽媽，媽媽吃飽了，他才吃，一面吃一面想到爸爸夾肉絲給他的樣子，淚水再也忍不住的渲洩下來，一頓飯就這麼拌著淚水吃下了。

「媽，我幫你洗澡。」平常是爸爸幫媽媽洗的，今天小龍第一次幫媽媽洗，笨手笨腳，費了好大功夫才洗好，他自己全身也濕透了。

安頓媽媽睡覺之後，他忽然感到四周靜得有點空虛，他難過的低低哭泣，為什麼自己的媽媽跟別人不一樣？小龍草率的洗完澡，洗淨衣服，晾好，這時已經晚上十一點多了。功課還沒寫，眼皮好沉重，尤其是哭過的眼睛，感覺很疼痛。

昏暗的日光燈伴著小龍，他一題一題的解算術，一字一句的寫國語，寫完，已十二點多了。收拾書包，躺在床上，馬上呼嚕呼嚕的進入夢鄉。

早上，天色微亮，小龍立即翻身下床，他想起爸爸在醫院，今早得自己動手煮稀飯。他熟練的生火煮稀飯，到門前摘爸爸種的蔬菜，家裡還有一點花生米，一顆雞蛋，忙碌一陣，也弄了一頓早餐出來。他喚醒媽媽，幫她刷牙洗臉，餵早餐，等自己吃完，已六點半了。

「媽，我要上學了，你在家裡等我回來。」小龍在爸爸放錢的抽屜裡，找到二百三十元，他把拿在手裡，心裡盤算著放學後要買米、買菜，還有花生米和雞蛋。

小龍知道爸爸退役後，每個月從政府那領四千多元，平常打零工，大概也有四、五千元，全家人省吃儉用，倒也過得去。雖然住的是山裡廢棄的工寮，但是已住習慣了，何況工寮也有家的模樣，所以屋裡每天都洋溢著溫馨。

媽媽坐在門口目送小龍上學，小龍不放心的回頭看了兩三次，才踏著沈重的脚步到學校。一整天，小龍的精神很恍惚，他老是惦念著爸爸和媽媽，平常開朗的笑臉，今天抹上了憂鬱，尤其是中午吃營養午餐時，他更是掛念媽媽，誰會去餵媽媽吃飯呢？他有點食不知味，把飯嚥下肚裡，竟有個濃濃的罪惡感。「唉！爸爸，你什麼時候才回家？」飯後，他避開同學，走到操場旁的一棵大樹下，焦慮的心，令他情不自禁的一拳打在樹幹上，痛得他心在顫抖，淚水湧出了眼眶。好不容易挨到放學，小龍跑到市場上買好了東西，急急的走回家。

遠遠的，他看到媽媽孤單的身影，更是加快了脚步。把東西放下，他先扶媽媽上廁所，然後準備晚餐。

熟練的做完所有的事，才晚上八點而已。小龍還充裕的時間念書。劉伯伯今天沒有來，他心裡老想著：不知爸爸有沒有好一點？他沒辦法定下心寫功課，看著媽媽，他抱怨的說：「如果你跟別人一樣，我就不必這麼操心，也不必累得半死做這做那。」媽媽只是盯著他看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。

小龍的心好亂好亂。爸爸在家時，他從來不覺得媽媽有什麼不對，今天，他竟嫌媽媽是個累贅！他後悔的摩著雙手，把頭埋在雙臂中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心情更加沈悶。

乾脆跟媽媽說話好了。「媽，爸爸再過幾天就回來了，中午你就不會再餓肚子了。媽，你中午有沒有很餓？我在學校不能回來，你要忍耐。我買了一個麵包，明天給你吃的，我就放在桌上，你自己拿來吃。」

媽媽還是靜靜的看他。媽媽不會說話，但是會簡單的比一比手。小龍看了又說：「你不餓？那還好，反正我把麵包放在桌上，你自己一定要拿來吃。」說完話，心情暫時紓解了，這才專心的寫功課、念書。

伴著小龍朗朗的讀書聲，媽媽目不轉睛的看著他。今晚，不論小龍怎麼催，媽媽就是執意的不要先睡。夜深了，他打了一個大呵欠，眼角滲出兩滴淚水，太睏了，他又打了一個大呵欠。「媽，我要睡了。」小龍先扶媽媽躺下，他才睡下，三秒不到，「呼——嗚——呼——嗚——」的鼾聲，有規律的在夜空中迴盪。

忙碌的生活，使得時光像穿了滑輪似的一閃即逝。爸爸住院期間，小龍已能得心應手的處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。劉伯伯偶而會來看看小龍，講講爸爸在醫院的情況，叫他放心，然後又走了。

在學校，小龍的脾氣變得不太穩定，很容易動怒。嘉成、志光一下課就談歌星的專輯，他一點也不動心。俊雄有一次還不知趣的逗他：「喂，班頭！最近為什麼擺那付棺材臉？吃錯藥了呀？」他立刻一拳打向俊雄，還大吼：「走開！別惹我。」嚇得大家不敢再接近他。平常嘻嘻哈哈的班長，現在令大家感到好陌生、好陌生。

一個星期日，劉伯伯一早就來了。「小龍，要不要去看你爸爸？」這還用說嗎？小龍當然很想去呀！

「媽，你坐在家裡等我，我去看爸爸，中午以前就回來了。」說完，他跳上後座，心情隨著摩托車的奔馳飛揚起來。進入醫院，他衝到爸爸床前，爸爸正坐在床上跟鄰床的病人聊天。爸爸的臉色依然很蒼白，但精神似乎好多了。爸

爸拍拍小龍的頭，很欣慰的說：「你會照顧媽媽，真了不起。」

小龍在一旁嘻嘻笑，被當面誇獎，他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「老丁啊！你不必擔心，你家小龍能幹得很。」劉伯伯接道。

知道爸爸有些起色，小龍放心多了。跟爸爸閒聊一陣，說說學校的趣事讓爸爸開心，他才和劉伯伯回家。

「媽，爸爸很好。我想二、三天後他就可以回來了。」他興高采烈的說給媽媽聽，媽媽枯瘦的臉，看起來清爽極了，他知道，媽媽跟他一樣都很高興。他跑到後山大吼：「啣伊啣！」「啣伊啣！」回音清楚的在山谷中飄盪。

小龍在學校又恢復了以往的爽朗，他開心的時候，笑得比別人大聲，彷彿要把爸爸快好的喜訊告訴所有的人；他掩不住心裡的興奮，走起路來像在跑步似的輕快；上課時，屁股都像長蟲一樣的坐不住。他分秒都在想：也許爸爸今天就回家了。

回到家，迎接他的只有媽媽，心頭的喜悅頓時被水沖失了，他打起精神，做每日單調、例行的工作，入夜了才上床睡覺。

又到了星期日。小龍一早就已望聽到劉伯伯的摩托車聲。果然，「撲、撲、撲」的聲音由遠而近，車子未到門口，小龍已站那兒等待了。

「劉伯伯，今天去看爸爸嗎？」小龍大聲的問。

「對呀，上車吧！」劉伯伯把車頭一轉，又撲撲撲的往榮民醫院去了。

在醫院裡，他看到爸爸躺在床上睡覺。爸爸一向很早起床的，現在已八點多了，爸爸還在睡覺，這很少見的。

他輕手輕脚的挨近病床。爸爸的臉頰乾癟癟的，多少艱辛隱藏在裡面啊！他不敢吵醒爸爸，雖然他很希望爸爸醒來跟他說話。

也不知坐了多久，爸爸終於醒了。他訝異的看到小龍之後，臉上展現了笑容。

「小龍，你來很久了嗎？為什麼沒叫醒爸爸？」他輕聲問。

「沒有，我才坐一下，你就醒來了。」小龍撒了一個謊，他不要爸爸難過。

爸爸看起來沒有睡飽的樣子，滿臉倦容。小龍很開心的講事情給爸爸聽，希望爸爸會開心起來。爸爸很認真的聽，小龍也越講越起勁。

然後，爸爸交代小龍去領錢的事，接著輕嘆一聲。

「小龍，爸爸沒有上工，家裡的錢夠不夠用？」爸爸就是在擔心這事嗎？小龍立即回答：「夠啊！你不要一直想東想西的，我知道怎麼做。」

其實，小龍每天都精打細算，早餐只煮給媽媽吃，自己不吃，因為他中午在學校有營養午餐可吃，餐後幫忙洗碗筷，可以賺一點工資。最近幾天，他開始在放學後，到一家銀紙店摺一、兩個鐘頭的銀紙，每天的菜錢就有了著落。

可是，他不說給爸爸聽，說了，只有讓爸爸更難過罷了。

「小龍，你的功課有沒有寫？上課有沒有認真聽？」爸爸的腦子裡只有小龍。

「有，第二次月考我還是第一名。」小龍驕傲的回答。

欣慰再度浮在爸爸的臉上，他嗯了一聲，點了點頭，又說：「媽媽好嗎？」

「媽媽很好。」小龍又撒了謊。媽媽最近身體也不好，看一次病，要花上好幾天的茶錢，幸好屋前的空地留有不少青菜，否則母子倆只有吃「白飯」了。

劉伯伯坐在一旁看他們父子談話，這時插嘴道：「老丁啊，你安心休養吧！別老是胡思亂想的。小孩大了，他很獨立，自己會打點的。」

爸爸只是苦笑，不搭腔。小龍又跟爸爸閒聊一陣之後就回家了。

接連幾天天下大雨，屋外下大雨，屋內下小雨，把小龍忙慘了，他不但要注意家裡僅有的一些家當，還要照顧媽媽，免得淋到雨水感冒了。看著媽媽，所有的無奈化成淚水，無助感襲上心頭，他突然感到很孤單、很害怕。

等雨停了，又是過了五、六天。趁天晴，小龍把被子拿到太陽底下曬。被子因雨產生一股霉味，曬一下，可以驅驅那味道。忙完了家事，他就復習功課，不知不覺，時間又溜走了。

這星期日劉伯伯沒來，小龍無法去看爸爸。他在後山呆坐著，想著爸爸，想著媽媽，焦慮、痛苦如同海浪一波一波湧上來。他茫茫然的看著群山和山谷，腦中充滿了疑惑，為什麼，為什麼他的家就不能跟同學們的一樣？

第二天上學時，他心神不寧，老師上課時所講的話，多半化成風，消失得無影無踪。放學後，同學又約他一起打球，他仍然說不行。

俊雄在一旁說風涼話：「怎麼，要去福利社洗碗嗎？」小龍瞪他一眼，拳頭握得緊緊的。志光不識趣，很快的接道：「不是啦，他要去替死人摺錢啦！」小龍的拳頭猛然揮向志光，二人扭打在地上，同學們立刻圍上前看，有人已跑去報告老師。

「老師來了。」聽到這話，小龍和志光停止扭打，二人身上都掛彩了。老師大聲罵：「小龍，你是班上的模範生，竟然還打架！你回去好好反省、反省。」老師罵完，小龍急急的離開學校，他恨死了，恨周遭的一切，恨上蒼的不公平。

六月六日，又下起雨了。傍晚，劉伯伯慌慌張張的來找小龍，帶來一個天大的壞消息：爸爸去世了。

小龍傻了眼，爸爸去世了！怎麼會呢？怎麼可能呢？接下來的事怎麼辦呢？他又沒錢，怎麼辦喪事呢？劉伯伯自己也是窮光蛋，他不能幫上忙的……

叫天，天不應；喚地，地不靈，他無助的哭泣，未來，那漫長、無知的未來，他如何面對呢？

※ ※ ※

滋、滋、滋，煮稀飯的水溢出來了，滴到灶上，驚醒了回憶中的小龍。他站起身，伶俐的處理之後，又到屋前摘那



所剩無幾的青菜。

儘管醫院連續催了好幾次，小龍依舊無能為力為爸爸善後。幸好鎮上的人知道這事後，有出錢的、有出棺材的、也有出力的，在爸爸死後一星期，才得以草草下葬在國姓鄉的公墓裡。

忙著爸爸的事，耽擱了功課。葬完了爸爸，小龍振作起精神，決定要把心放在課本上，專心念書，好揚眉吐氣，以慰爸爸在天之靈。

第二天朝會時，小龍站得累了，一陣昏眩，暈了過去。

等他醒來，發現自己躺在保健室裡。護士阿姨微笑的看著他，他有點不好意思，匆匆下床，說：「我要回教室上課了。」

老師以為小龍是悲傷過度，所以也不在意。

不料，接連兩天朝會，小龍又是天旋地轉的不省人事。老師感到奇怪了，便在放學時，跟小龍一起回家，想做深一層的家庭訪問。

「老師，我沒事的，你不需要去我家。」小龍不願意讓老師看到那不成房子的家，以及智障媽媽。

「小龍，你不歡迎老師去嗎？」老師溫柔的說，試著減除小龍的緊張。

「歡迎啊，可是……」小龍說不出口，只好硬著頭皮帶老師回家。

走完了大街進入小巷，出了巷口，又走田路，走完田埂，進入山路，一路彎來彎去，終於到了。

映入老師眼簾的，竟是那殘破、發臭的工寮，和一位智障婦人。進入工寮一看，所有的家具幾乎破舊得不堪使用，老師呆住了。

「這是你家嗎？」老師半信半疑，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啊！

小龍點點頭，有點不安。媽媽坐在門口，不懂為什麼小龍帶了一位陌生人回來。

老師不忍再走下去，竟像做了虧心事似的逃離小龍的家。小龍等老師走了，立刻動手做家事。

家裡的錢用光了，屋前的菜來不及長大，他只好上山採黑甜仔和野苧菜配飯吃。

隔日上學時，老師在朝會上詳細報告小龍的處境，令小龍手足失措。不過，這感覺立即消失，因為緊接著就是上課，一上課，他的心神全溶入課本裡。

第二天，老師在朝會上交給小龍五萬元，這是全校師生一日的捐款。小龍拿著錢，熱血湧上心頭，再也克制不住奔洩的淚水。他哽咽的對大家說：「謝謝！謝謝！我一定好好利用這筆錢，細心的照顧媽媽，並用功讀書，來報答各位。」台下，同學們的掌聲迴盪整個校園。小龍抬頭看看天空，太陽正暖暖的照在身上，大地一片晴朗。